

〔日〕绵矢莉莎

绯绯
译 著

日本芥川奖、
大江健三郎奖、
文艺奖得主

姜的味道
生姜の味は熱い



〔日〕 绪矢莉莎
绯绯
译 著

美女的味道
是热的

◆ 潮江出版社

桂图登字:20-2014-1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姜的味道是热的 / (日) 绪矢莉莎著；绯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4

ISBN 978-7-5407-7480-6

I. ①姜… II. ①绪… ②绯…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5142号

SHOUGA NO AJI WA ATSUI by WATAYA Risa

Copyright © 2012 by WATAYA Ris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ū Ltd.,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Lijiang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WATAYA Risa,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ū Ltd., Japan through TUTTLE-MORI AGENCY, Inc., Japan and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PRC.

姜的味道是热的

作 者：[日] 绪矢莉莎

译 者：绯

编辑统筹：符红霞

责任编辑：董 卉 王成成

版权联络：董 卉

装帧设计：黄 菲

责任监印：唐慧群

出 版 人：郑纳新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 址：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541002

发行电话：0773-2583322 010-85891026

邮购热线：0773-2583322

传 真：0773-2582200 010-85892186

<http://www.Lijiangbook.com>

电子信箱：ljcbs@163.com

印 制：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5.5 字 数：100千字

版 次：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7-7480-6

定 价：30.00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姜的味道是热的 / 005

昨天与明天之间 / 065

〔日〕
绵矢莉莎
绯绯
译著

姜的味道
是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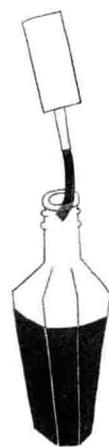
◆ 浦江出版社

目 录

姜的味道是热的 / 005

昨天与明天之间 / 065

姜的味道是热的



1

漫无头绪的忧愁一点一点地聚集，猛然像是冲破锈蚀锁具的橱门般一拥而出，这样的情况总是发生在傍晚。夜色渐渐弥漫，房间的温度也低了下来，弦盯着剪刀，望着他下班后还没来得及放松的肩膀，我突然有种难以忍耐的难受。

锅里煮的食物还没有熟，烤盘上的鱼也还没有烤好，等待的时间成了空白，我发现我竟然无事可做。遇到弦之前我从不知道，进门到晚饭之前的再平凡不过的四十分钟，竟然有种让人绝望的感觉。厨房里烤鱼的香味飘满房间，窗外暮色已沉，荧光灯把房间照得惨白，黑色皮沙发贴着大腿内侧，冰冷。弦自从进门几乎没什么话，我不由得开口：

“弦，怎么了？”

“什么？”

弦的目光从剪刀移向我，也许大脑还未从工作状态中抽离，目光似乎有些锐利。

“觉得你有点情绪低落……”

“是吗？有点累了。”

“公司里没发生什么事吧？”

“没什么。”

弦又忙起从公司里带回来的工作，今天是休息日出勤，竟然还忙到现在，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多的事情，没有过正式工作经验的我，实在是无法明白。

天一下子降温了，特别是下午，弦穿的衣服够吗？我在儿童游乐区遇到了一个小麻烦，今天是休息日，到了关门时间竟还有个小朋友迟迟未被家长领回，无奈我只好陪着他旁边的公园里玩了一会儿。我只想和弦随便聊聊天，可是一想到或许只有被说的份儿，便什么也不想说了。我很想说说彼此今天发生的事儿，问他肚子饿不饿，这对于在家里等着弦下班的、弦一回来就无比开心的我，实在很重要。可是对于在公司里忙

了一天，回到家里还要继续工作的弦来说，只能被当成能免则免的时间吧。

电饭煲的蜂鸣器叫了起来，饭煮好了，我起身走到厨房，打开锅盖，用水沾湿了饭勺搅拌好米饭。低头的一刻，一声叹息差点从口中溜出，我急忙把它吞下。弦对叹息声很敏感。刚烧好的米饭需要小焖一会儿，每当这个时候，我环抱着温热的电饭煲，脸颊挨着上盖，睡意总会朦胧地袭来。

弦也会吃些肉类、米饭或者拉面，但还是以蔬菜类为主，口味偏好清淡，喜欢尽量保持食材的原味，烤鱼和蒸熟的蔬菜配上面包是最经常的餐食。家里没有微波炉和烤箱，面包是用厨房中本身配备的烤鱼的烤盘来加热的，所以会带着一点鱼味儿。弦用筷子拨开鱼肉，完美地剔出鱼骨的时候，总是一脸认真地低下头，连电视什么的都不看了。弦像采掘专家一样完整地挑出鱼骨后，鱼通常已经开始变冷了，他也不以为意，开始用餐。

弦吃烤鱼的时候也会配面包，而我会需要酱油和米饭。我经常会在鲷鱼上轻洒些酱油，将热热的鱼肉伴着刚烧熟的米饭送入口里。弦什么调味也不加，而我觉得淡淡盐味的鱼肉恰到好处地沾上一点酱油会更加美味。我小心地注意着，慢慢地动着筷子，不让自己的吃相过猛，看上去不雅观。一个人生活时养成的无所顾忌的吃相必须改掉！因为终于能和期盼已久的男人一起生活了啊。

喝了味噌汤，身体慢慢地热了起来，忧郁也渐渐飘散了。

刚刚还难过得差点儿要哭了，只和弦吃了饭心情就好多了！夕阳刚落下，房间慢慢暗下来的那段时间，让我有些过于敏感。每当回到家里的他话少的时候，都会让我产生一种二人生活会不会马上就要结束了的不安。心情阴晴不定，我认为是因为恋爱。或许只是我太纵容自己了吧，指的不是对弦，而是对“恋爱”这件事。

“味噌汤，趁热喝吧！”

今天我特意把自以为做得不错的放了萝卜和油豆腐的味噌

汤摆在弦旁边，很想让他尝尝。弦放了一块面包在嘴里，笑着摇了摇头。他觉得鱼和面包的组合还可以接受，面包和味噌汤在一起却是不行……真是奇怪的拘泥。

主菜一样而主食不同，好像吃着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在自己家时，和家人围在一起，大家都吃着相同的食物。即便要说不同，也只是父亲一个人喝着酒，比较挑剔的母亲最多不碰自己不喜欢的菜。和弦一起时，哪怕主菜一样，也总是会一方吃面包和水果，而另一方是米饭和味噌汤。我没有很多拘泥，会和弦吃同样的食物，而弦基本上从不迎合我。因为吃着不同的食物，所以即便一起吃也感觉有距离。是我太奢侈了？我和弦轮流烧饭，完全按照料理书准备材料的我，花费是弦的两倍。多想也变成使用冰箱里现有的材料，就能做出一桌美餐啊。今天别人给了一根萝卜，用半根做了味噌汤，明天就用剩下的半根做萝卜烧鮓鱼吧！但是，即使是鮓鱼的鱼油，弦也许也会嫌油腻，还是应该做清煮萝卜吧！

比我先用完晚餐的弦，用一把很薄的水果刀开始剥柚子的

皮。柚子皮纷纷散开落下，弦手里只剩下完整的圆圆的果实。白色的果皮纤维一丝也不剩，薄薄的皮下裸透着果肉，不禁令人怜惜。我喜欢弦的这种地方。我喜欢他和我的不同，这种和我不同的地方令我着迷、欲罢不能。我的心情随着他的点点滴滴而跌宕起伏。和我大口大口地咬上去，手也黏糊糊嘴巴也黏糊糊的吃法相比，弦是一瓣一瓣地剥开嫩皮送进嘴里，手和口基本上一点都不会弄湿。

弦对一切生活琐事都毫不吝惜地倾注时间，在他的身体中仿佛一直流淌着优雅的音乐，在他的身旁，我无来由的急躁显得像个怪物。我总是穷于应付眼前的事情，看不到下一步，厌烦于琐碎过程而粗枝大叶地直奔目的，看到弦规规矩矩一板一眼生活的举动，我有一种弯曲变形了的脊椎骨被一点一点地矫正了的感觉。之前匆忙做掉的杂事照着弦的样子认认真真地做完，反而觉得一天的时间变得长了。把一天细细分成一小段一小段，每一段都保持时间均等，在头脑空白中无意识溜走的时间变得少了。认认真真地做扫除，比起之前急急忙忙马马虎虎

地做完来说，不知不觉间也不感到麻烦了。在整洁的、物品各就各位的房间里待着，心情也安定下来。

从水果刀上或弦的手上时而滴落的水果汁，不会直接掉在桌面，而是会落在洗得有点褪色的餐垫上。最初刚到弦家里的时候，感觉仿佛迷失在藏有白雪公主的小矮人的家中。厨房上部的吊柜里放有好几张这样的餐垫；毛巾也是红的或橘红的苏格兰格纹样式，和男人的家毫不相符；桌子腿和椅子腿穿着小小的袜套，像是四只脚的怕冷动物。有些拥挤的屋内装饰给人一种奇妙的像是在自己家里的感觉，一点都不像单身男性的住房。我住进来以后才意识到，这个家里存在的物品都是必需的并且具有一定意义的。餐垫是为了不用经常擦桌子，亮色的毛巾可以在视觉上最大程度地减轻寒冷的感觉，给桌子穿的小小袜套可以防止搬动时对地板的刮伤。

除此之外，喝完的牛奶盒子全部剪开后在阳台晾干，大中小的锅具存放在厨房柜中的固定位置，在玄关暂时摆放的鞋子也不会超过两双。弦说他大概有点神经质，和他一起生活或许

会很烦，但我就是爱他的一点一滴都是井然有序，并尽量遵守着。我从不知道自己可以这样地配合他人，住进他家里的我，仿佛不是人，而是借来的一只猫，可能猫还比我有尊严，可以按照自己的性子任意而为。在不断地察言观色间，我渐渐忘记了自己本来的生活，晚饭从此也再没有了固定的时间。

501 室，弦租住的这间屋子，对之前弦一个人的单身生活来说，一门之内的空间可以说得上是很宽敞，洁净的地板，浓浓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但建筑物的外表却是与实际建筑年龄相符，已略显沧桑了。白色的混凝土墙壁爬上了一道道灰色的污迹，房檐下古旧的绿色油漆亦已斑驳，玄关的一侧是居民的不带锁的信箱，紧挨着的是这里的垃圾场，有着三个带盖子的蓝色垃圾箱。底楼贴着不知多少年前的水管维修的注意事项，旧式的电梯散发出一股霉味，摇摇晃晃地缓缓上升。我们还和一些比动物小、却比虫子大的生物住在一起。看了外观以后，我也就不惊奇于如此宽敞的房间，房租会是如此便宜的了。